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六

龐勛之亂

唐懿宗咸通二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旣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為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凡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悍之璋開帳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謀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旣擐甲執

兵命圖驍兵盡終之銀刀都將祁澤等數千人皆屯甲子救以徐州先隸  
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豪泗二州  
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沮而武寧一遺職為亂階今改為徐  
州團練使隸充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  
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充宿且以上式為武寧節度使兼  
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  
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  
月內自首一切勿問

四年冬十一月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泗隸焉

五年夏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  
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九年 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

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徐若曾慎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  
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  
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  
卒一年若曾從之戍卒聞之恐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妣周張行實皆  
故徐州群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  
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科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  
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恩救其罪卻送  
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九月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  
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  
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  
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殪臨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淮  
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

歸勢必為亂雖無就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  
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  
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為患必大綢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  
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  
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毬場優人致  
辭徐卒以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  
而止愔惊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彥歸者勿使憂疑若  
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  
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  
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  
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  
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遣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翅足可待也衆

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  
於彥曾且為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  
反計將士誠知誑誤敢避誅夷今旣蒙息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  
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道  
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  
勳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心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  
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為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恟懼彥曾  
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  
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如此  
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  
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庭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  
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

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常道戍卒若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寔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吾四害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魯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勦數勦之罪以令士衆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魯戒元密無傷殺使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殺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

薪以誦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為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日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瑤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瑤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虜勦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瑤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以千緡贈張

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日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宥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宥引兵走陷於荷渚賊追及之宥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濰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倫劉而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

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府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日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執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稱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偁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白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

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群盜皆倍道歸之聞盜郅邳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劬詐為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諫又作詔書依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檄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夫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踞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繞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因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愔聞劬作亂先守備以待之具表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愔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歛兵屯城西劬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 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守道偉於球場使人詐為群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來節

表附道偉以聞 初辛雲京之孫謙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愔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愔挈家避之愔曰安平享其祿伊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謙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謙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為謙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謙急棹小舟得入愔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為愔設守備帥衆鼓譟四出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龐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脰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留後止欲求節誠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戰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

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為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君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靺鞨苾苾首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疆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悺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已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悺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悺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讜遂之攬得其髻舉劔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悺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龐勛遣其將許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迥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已



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園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表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遂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姬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悺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

戰行疾力關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諭許奏請節鉞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脩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

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况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為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驅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衞朝廷命恭靈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而招討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藤沛尤軍於豐蕭十年春正月庚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

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給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徙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為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沅浙西軍憚其疆不敢進讜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沅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慆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慆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

得至此今又不進謹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  
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  
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擣衝  
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  
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淮  
水夜襲鹿唐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  
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  
軍蹙之於淮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  
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  
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  
先自潰龐勛許信以弘立驕惰致敗欲斬之周重為之說勛曰弘立再勝

未賞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為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  
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  
三月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  
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  
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  
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緝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  
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信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  
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  
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  
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與賊黨皆以為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劉曾及監  
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温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  
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

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合是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負反者也當掃  
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為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  
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  
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為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謹  
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  
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  
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  
火船逆之讜命以長义托過自卯戰及禾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  
戰艦旁出四五尺為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  
揭火牛焚之戰艦旣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龐勛以父舉直  
為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  
正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

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  
魏博分為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  
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  
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毀其城  
相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為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  
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泝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歛  
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迴  
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饑麥方急不若  
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西軍震恐乘此  
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  
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萬人以二十九日逐明

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觀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謐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為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謐救之謐帥所部來降 六月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校招義鍾離定遠剗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斬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人平其寨

曹翔之退

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寵勛

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藤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為所殺而五八村亦甚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斬縣土豪李象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致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致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致邳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致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為但禱神飯僧而已 初龐勛怒梁丕

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蹙其將破之必矣時曹翔使宋攻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竒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徠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于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為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

於僕射案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已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曉引兵圍之按兵未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先諭城上人曰朝廷罪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晨賊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三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

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之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  
前鋒勦龔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  
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勦引兵循溪水而東將歸彭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  
食至蘄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故縣西官軍大  
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十人勦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  
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宋威亦取蕭縣吳迴獨守濠  
州不下冬十月以張玄稔為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  
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守軍深墮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迴突  
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迴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  
章事以杜悛為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  
心為節度使召見留為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  
為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

之功非杜悛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畫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  
遠貶十一年夏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間里為群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  
詔徐州觀察使夏侯晡招諭之

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為徐州  
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  
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  
成披猖惟泗州鄆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為兩便詔從之徐州依  
舊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為團練使割隸淮南  
冬十一月丁卯復以徐州為感化軍節度

### 回鶻叛服

唐玄宗開元四年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默啜恃勝不  
設備拔曳固迸卒頡質略斬之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

擊殺之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而死其弟登利可汗立

二十七年秋七月登利從叔判闕特勒攻殺登利立毗伽可汗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吐葉護所殺骨吐葉護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吐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 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賜爵奉

義王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匄白肩特勒是為白肩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

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為骨吐祿毗伽關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隄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

四載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肩可汗殺之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于磨延殺立號葛勒可汗

肅宗至德元載安祿山之反也回紇可汗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寀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十一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六  
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

二載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宴賜勞  
予惟其所欲 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

帛子女皆歸回紇大軍入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

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下

馬荅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

真華夷主 二事詳見 史之亂 冬十月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

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十一月己丑以回紇

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遣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乾元元年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

女寧國公主妻之以册中監漢中王瑀為册禮使右司郎中李異副之命

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為瑀副

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

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儀衛

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

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卿者唐與諸國為昏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

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婿傲婦

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

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勤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

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二年春三月甲申回紇骨啜特勤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

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勤等辭行營 夏四月回紇毗

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回紇欲以

寧國公主為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欲從其本

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然亦為之勢面而哭 秋八月回紇以寧國

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寶應元年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已

為朝義所誘有輕唐之志上遣僕固懷恩往見之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

國討賊詳見安史之亂 冬十月以雍王適為天下兵馬元帥丙寅上命僕固

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雍王適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適與僚屬從

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適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

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

天子長子今為元帥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

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瑒常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適年少

未諳事遣歸營瑒少華一夕而死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

左殺為前鋒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詳見安史之亂

代宗廣德元年春閏正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

門司不敢遏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

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

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語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

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因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

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七月冊回紇可汗為頡咄登密

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

以下皆加封賞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大曆三年回紇可敦卒秋七月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為弔祭使回紇

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

功唐已報又奚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

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大曆三年

歸秀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而歸之

四年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

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至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

之涵奏祠部郎中虞卿董晉為判官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

來言曰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

對視留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

皮而歸洛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

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及之於是其眾皆

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

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回紇使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奪其馬說

乘它馬而去弗敢爭

八年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緡動至數萬匹馬皆驚

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

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

車千餘乘八月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有

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

歲俸為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十年冬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

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

十三年春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因大掠坊市

秋七月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六 渾瑊將兵鎮振武軍從之回紇始去

十四年秋七月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殖貫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暴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故禁之

德宗建中元年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頡莫賀達干登里之從父兄也諫曰唐人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牛馬數萬可謂大捷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頡

莫賀達干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擊殺之并九姓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為藩臣垂髮不剪以待冊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頡莫賀達干武義成功可汗

秋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董突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縱橫牧者暴踐禾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衆疆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類自離許之上以陝州之辱實應元年德宗為元帥時見回於州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所輔以疆者群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頡莫賀達干移地健有孽子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

相攻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衆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董突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群胡盡殺之聚為京觀獨留二胡使歸國為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上徵光晟為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再殺者以復讎上為之貶光晟為陸王傅以慰其意

三年張光晟之殺突董也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突董及醫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可汗遣其宰相頡子思迦等迎之頡子思迦坐大帳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殺突董寧我又殺汝加以血洗血汚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絹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

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已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四年兩河之用兵也王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伴掠許之

興元元年夏五月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回紇達干見朱滔請戰回紇敗走

事見藩鎮連兵

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之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

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秦如  
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必曰  
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  
上曰唯回紇卿勿言必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  
上曰朕於卿言肯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必  
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帝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  
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知勿更言必曰害少華等乃牟羽  
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吐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  
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  
骨吐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吐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  
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為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  
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必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

許必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  
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  
情屈已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等對曰以臣觀之少華等負陛下非陛下  
負之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  
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  
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  
為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等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  
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等負陛下邪死不  
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  
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  
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舉  
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

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  
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汗毋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  
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  
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  
回紇今聞必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泌所  
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為回紇不  
足怨歸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  
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  
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  
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又聞吐蕃  
劫盟今往與之相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  
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  
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  
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  
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壘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  
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  
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  
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  
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  
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  
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  
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  
也大食在西域為最疆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  
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

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五萬疋

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拜國相跌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為患于當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許之 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 五年冬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皇羅沒密施俱祿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回鶻誅求無厭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白服之衆以臻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六年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其大相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

遷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年十五

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危苦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忠皆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阿多頡干迦斯感其里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頡干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召楊襲古將復北庭又為吐蕃所敗死者太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還朝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



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壘而坐梅錄俯俛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七年春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銚冊回鶻奉誠可汗

十一年夏四月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骨咄祿本姓跌跌氏辯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藥羅葛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皆內之闕庭五月庚寅遣秘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為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

順宗永貞元年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為騰里

野合俱錄毗伽可汗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皆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及食食葷而不食漣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三年春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

夏五月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八年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碛羈泉遣軍戒嚴

九年春二月李士用奏請復置宥州以備回鶻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貴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為回鶻凶疆不可無備准西窮蹙事妻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脩城斬蓄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准西功必萬全今

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積路無備更脩天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儻廣騎南牧國家非走兵二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十二年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十五年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坊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穆宗長慶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嗣君為登囉羽錄沒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迎公主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

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二年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以兵從朝議以為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緡帛七萬匹以賜之

甲寅始還

四年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寶曆元年春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勒為愛登里囉汨沙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

文宗大和六年春三月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

開成四年回鶻相安允合特勒紫韋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搃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六  
人立廬馭特勒為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初伊吾之西烏耆之北有點焉斯部落即古之堅里吉初結骨也後更號點焉斯乾元中為回鶻所破自是隔閼不通中國其酋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軍二十餘年數為點焉斯所敗詈回鶻曰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山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可汗之廬馭回鶻別將句錄等引點焉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廬馭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盡諸部逃散其相馭職特勒等十五部西徙舊邏祿一支奔吐蕃安西可汗兄弟溫沒斯等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溫德彞奏回鶻潰兵使

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振至恐懼不安詔振武軍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

武宗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秋八月天德軍使田牟監軍常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

奏稱回鶻叛將溫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為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為溫沒斯等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為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無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以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

必不為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俟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為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偽。未還，上問德裕曰：「嗚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嗚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國不可受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設嗚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杜谷渾等部中，必有鈔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設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和之弟也。李德裕謂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為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

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狐危，儻不以此糧噉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外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振之。」冬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虜，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勳齎詔詣嗚沒斯，令轉達公主，兼可憐嗚沒斯逆順之情，從之。」初，點戛斯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

公主可汗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

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為巡邊使

察將帥能否拭鄰之子也 二月河東節度使符澈修杷頭烽舊戍以

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勅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

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

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符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

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為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績冊命為介可汗

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績竟不行

回鶻嗚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

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殺掠

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未知此

兵為那頡所部為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

詔劉沔武仲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各推此一支可汗必自知

懼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

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

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

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是渾各出兵奮擊回鶻

人所虜獲竝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

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嗚沒斯誠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

賞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間且欲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

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防禦副使佐

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大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隸

振武軍為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

五月戊申遣馮

暹沒斯帥其國特勤等相率二千二百餘人來降

長官賞有差賜其部粟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衆自振武大同

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

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

頡啜走烏介可汗復而殺之時烏介衆雖衰滅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

北關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暹沒斯等詔報

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糶糶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

國所鮮出於此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暹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拔塞下不

應可汗已及二年虜使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

叛人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常與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

敢伴作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矣

賜全事體深叶良圖 暹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暹沒斯所部為歸義

以暹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秋七月暹沒斯請置家太原與

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

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入德振武之間剽掠羗渾又屯杷頭烽

北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為那頡啜屯於山

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

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為

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下八月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

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關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

守吐谷渾党項皆望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

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暹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

羅思皆姓李氏名忍忠思貞思義思禮國相愛那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六  
二十九年  
順為歸義軍副使。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為紇  
吃斯所破，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  
雲朔等州，或鈇擊羌渾諸部，延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  
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  
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為回鶻遠來依投，  
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  
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  
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  
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為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  
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  
神祇豈容如此。事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  
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粟回鶻人。

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  
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  
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  
儻不一詢，羣情終為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徙之時，議者多以為宜  
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  
以張仲武為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異契丹室韋等，並自指  
揮。以李思忠為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于太原。令沔  
屯鴈門關，初矣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詢唐事，張仲武  
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畫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  
室韋酋長妻。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  
之矣。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倚遠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劇  
沔以為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為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

問孫侍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發兵傳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兵必得易安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追回鶻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冬十月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相筭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為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言將徒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連鞞等五部落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步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夜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歛侵搆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乎得指揮若回鶻不

棄命則是棄絕姻好今已信不得以姑為詞

十二月李思忠曠

擊回鶻破之

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眾寡見輶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跡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擊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殄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懼邊將猜忌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上從之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其潰兵多請幽州降二月辛



未點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點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 點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今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點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點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公主請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官陽

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四副俸物及封綳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點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點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點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此為回鶻所隔回鶻陵雲諸蕃可汗能復離雲悉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滅夷僕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點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二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呼沱河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六月點戛斯可汗遣將軍溫忸合入貢上賜之書

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

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

四年春三月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

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

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使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濠

為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糧糴及銅吐蕃守兵眾寡又今天德振武河東

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濠與節

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濠晏之孫也秋九月李德裕奏幽州奏事官言

詞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

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諭

以鎮魏已平昭我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五年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斌為冊黠戛斯可汗使五月

黠戛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六年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國相逸隱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特勤

遏捻為可汗冊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

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宣宗大中元年春二月庚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屢破

回鶻也夏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六月以鴻臚卿

李紫為冊黠戛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二年回鶻遏捻可汗仰給於奚玉石舍即及張仲武大破奚衆回鶻無所

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

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邊捻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壽斯等九

騎西走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衆為七七姓共分之居三

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請胡兵號七萬來取回鶻大破室耆悉收回鶻  
餘衆歸磧地猶有數帳潛竄山林鈔盜諸胡其別部尻勒先在安西亦自  
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

十年春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婚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  
昌中虜廷喪亂可汗薨亡屬奸臣當軸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龐歷今

為可汗尚寓安西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 冬十月上遣使詣安西  
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為嗚祿

登里羅日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為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辛卯

貶端章賀州司馬  
懿宗咸通四年秋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  
走馬請曆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七年冬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  
亥年曆日

僖宗乾符元年 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郝崇善詣其國會回鶻  
為吐谷渾嗚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王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

唐弘夫掌之還京師

吐蕃衰亂 唐復河湟附

唐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替普卒地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  
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服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武宗會昌二年冬十二月吐蕃遣其臣論普執來告達磨替普之喪  
命將佐少監李瑁為果祭使劉沔奏移軍雲州 初吐蕃達磨替普有倭

孽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緜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為  
替普纒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豫政事首相

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赫氏子國人誰眼其令鬼神誰饗其事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為此也老天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鬻面慟哭而中夜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請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賊捨國族立赫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五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赫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平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赫毗吐谷渾等同兵合八萬保泚水焚橋拒之恐熱至隔水語赫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柰何助逆我今已為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赫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泚水赫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之恐熱盡俘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

三年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為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彘恭贊普疆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六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鎮西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為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為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闔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為非據夙夜慙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恐熱得書喜徧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

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為書勸厚答之引兵歸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夷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九月吐蕃論恐熱屯大

夏川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蕃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擊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四年朝廷以吐蕃內亂議復河湟乃以給事中劉濠為巡邊使使先備器械糗糧詔吐蕃眾寡以聞 吐蕃論恐熱之將炭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

於尚婢婢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為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婢婢為木柵圍之恐熱走保薄寒山餘眾皆降於婢婢

五年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遣厖結藏將兵五千拒之

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曰汝輩本是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為恐熱所籠如狐兔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

宣宗大中元年夏五月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眾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二年冬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 吐蕃論恐熱遣其將恭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將拓跋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三年春二月吐蕃論恐熱軍于河州尚婢婢軍于河源軍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眾焚橋歸鄯州

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并七關未降以太僕卿陸耽為宣諭使詔涇  
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應接 夏六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  
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  
叔明取長樂州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甲戌鳳翔節度使李毗  
取秦州詔邠寧節度使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長樂  
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關已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  
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關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  
自會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西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為營田者  
官給牛及種糧湓池鹽利可贍邊陲度支制置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  
皆倍給衣糧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空欄有商旅往來賅易及戍卒子弟  
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冬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

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諡以

昭功烈祿山之亂河右暨鄯武豐宕等郡皆沒于吐蕃代宗寶應元年又陷秦渭臨洮廣德元年復陷河蘭岷廓德宗正元二年陷庭西北庭隴右州縣盡矣

四年春二月以秦州隸鳳翔 秋九月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蘭真將  
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威  
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羅子燭盧鞏力將兵據鞏牛峽以  
禦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  
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羅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敗軍之將  
稱疾歸鄯州羅子遂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二千  
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  
聞懷光于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剽則其羸老及婦人  
以梨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亦地殆盡

五年春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叛歸唐一旦帥衆被甲謀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者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為沙州防禦使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其衆或散歸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衆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為國城請唐冊我為替魯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欲為邊患會久雨乏食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于廓州冬十月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相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為節度使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為歸

義軍長史

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總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為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權酷二二日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十一年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禦使李勣為涇原節度使承勣光弼之孫也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衛將軍承勣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居秦州之西四承勣與諸將謀誣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勣軍宴坐中謂承勣曰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益帥部衆分徙內地為唐百姓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忠我朝矣承勣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既入朝部諾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勣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勣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

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為然即奏延心為河渭都遊奕使統其衆居之

懿宗咸通三年嗚末始入貢嗚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徙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為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二月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察使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

千克復涼州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自容仇人以告拓跋懷光於鄆州懷

光引兵擊破之 閏三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冬

十月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傳首京師其部衆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徙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蠻導南詔入寇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初安南都護李泳為政貪暴擅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群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維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知峯州者言於泳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六月蠻寇安南

十三年 初南皇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群蠻使由獨入貢又選群蠻子



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群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僱人浸多杜棕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雋州而還又索暫學子弟移牒不遜自是入貢不時煩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遣卒子酋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玉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元年冬十月安南都護李鄴復取播州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二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都護李鄴與監軍韓武州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討鄴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群蠻復取安

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鄴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群蠻陷交趾朝廷以杜氏疆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相金吾將軍再舉鄴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 秋七月南蠻攻邕州陷

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攻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於所募兵戍守左右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鬱州二十餘日蠻去乃還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為殿中監復以為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 杜棕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寢兵無事群蠻率服今西川兵食軍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晚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冊

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為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雋州攻  
邛峽關穆遂不行

三年春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  
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  
勢既盛蠻遂引去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為  
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  
容管藤巖二州隸管尋以嶺南節度使常宙為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為  
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討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  
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  
肆其奸詐請罷戍兵各從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稱群蠻伺隙日久不可  
無備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

十必死伏申中書射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

秋八月嶺南西道節度

使蔡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奔藤州詐  
為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既烏合輒輒潰敗  
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  
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一月南詔帥群蠻五萬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荆南湖南兩  
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嶺南東道節度使  
常宙奏蠻寇必向邕州某見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  
敕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  
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敕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  
船航已離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綰攜其印浮度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

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鬪人以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詔兩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瘴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東西道

二月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思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思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

夏四月康承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

判襄洪鄂四道六萬人與之俱

五月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供軍食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左監門將

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秋七月復置安南節度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為經畧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七聚嶺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饒運者皆泝湘江入潯渠離水方費

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礪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因繫網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雷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

冬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五年春正月丙午西川奏南詔寇雋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

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

充西川節度使

三月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群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給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

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節度副使李  
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  
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水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繼  
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  
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勝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  
外皆賀 夏四月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  
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暱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連不  
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 嶺南東道節度使劉宙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  
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容  
管經略使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略使時南詔  
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使夜薦驍衛將軍高

駢代之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  
文之孫也

六年夏四月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  
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疆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  
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雋州刺史喻士珍貪擄掠兩林  
蠻以易金南詔復寇雋州西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為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孫也 秋七月高

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  
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  
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獲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獲以食軍  
七年春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雋州東  
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尊忠武戍兵襲

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控而毆之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 夏六月南詔酋龍遣美蘭節度使楊緝思助安南

節度使段首遷守交趾以范晔此為安南都統趙諾眉為扶邪都統監救便常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軍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常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使

曾來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暗懦動稟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首遷及土蠻為南詔鄉導者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冬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問 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為節度使自李泳侵擾群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八年春二月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築之漕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六 四十五  
鋒軍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群蠻無讎朝廷賜姓李除為刺史節度使劉潼  
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冬十二月加嶺  
南東道節度使常宙同平章事

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  
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為理所朝廷以為信然以  
師望為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  
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  
纔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秋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

度使盧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十年 初南詔遣使者楊首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  
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首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  
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合眾之師望以計免

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先  
邊固已困矣十月南詔驃信首龍傾國入寇引數萬眾擊董春烏郛破之  
十一月蠻進寇雋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  
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  
滂遣充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丁酉蠻衣充海之衣  
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捷為縱兵焚掠陵朶二州之  
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等與嘉州對岸刺史楊恣與定邊監軍張允  
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  
皆潰恣允瓊挽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  
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約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棧爭度忠  
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  
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衆

寡不敵明日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遂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洩犇導江邛州軍資儲儲皆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間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塚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蓋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汴澄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槓造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力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踊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

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營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南詔進軍新津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改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大僕卿支誦為宣諭通和使蠻以耽待之恭亦為之盤桓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中丞蠻長驅而北陷雙派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襲往見之杜元忠投書通和之後驛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皆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驛信發酉辰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奕使王晝至漢州詞援軍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解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

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弱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為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縲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曉以榭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驥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雞重沓濕而屈之以為遺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斫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焚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頗慶復以援軍將至謂請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鄰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

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平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帝舉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畢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臯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為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為康州司戶以頹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楛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軍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表請和知援軍必勝美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



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庶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  
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胡慶復救成都  
命宋威屯綿漢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  
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  
州蠻至雙派阻新穿水造橋未能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  
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  
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壘門城穿塹引水滿之  
植鹿角分營備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十二年夏四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為西川節度使

十四年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黎匡謀兵少不敵棄城奔荆  
南荆南節度使楊行恭奉之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 西川節度  
使路巖喜聲色遊宴安軍府政事於親吏邕咸郭壽皆先行後申上下

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為有異圖驚懼不安朝  
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荆南節度使

僖宗乾符元年冬十一月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渡河臨河都知兵馬  
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  
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破諸城  
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  
過三分之一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渡河南而還復  
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  
數十里復寇大渡河與唐夾水而軍詠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  
戰連日西川援兵不至而蠻衆日益景復不能支官軍遂潰 十二月南  
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峽關攻雅州大渡河潰兵奔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  
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大為守備而壘壘比鄰時嚴國驃信使其坦綽遺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唐紀八十一  
四十一  
節度使牛勣書云非敢為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為說人離間究抑之事僕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即東上蜀素懷情欲許之揚慶復以為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詈辱之蠻兵及新津而還勣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州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譙突柰何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

坊河東兵徒有勞費竝乞勒還却止河東兵而已 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度河殺使使甚衆擒其首長數千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峽關大度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蠻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復責以大度河失守腰斬之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奕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荅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荅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敎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讓詔使錄詔白牒與之從之

三年春三月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驥妻李瑤瑤宗室之疎屬也蠻遣瑤還遮木夾以遺駢稱督奕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

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度覆敗之狀折辱之

冬十月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  
悉召縣令凡徒賦役吏受可錢以上皆死蜀土踈惡以覺楚之還城十里  
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為坎陷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  
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工役之始作  
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遊行入南  
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  
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  
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  
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四年南詔首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中亦  
疲弊首龍卒謚曰景莊皇帝于瀼立啟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

大封人瀼好四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閏二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諱奏  
南詔遣施西段嗟寶等來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饋餉之費疲弊  
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有詔許之諱遣大將杜弘等齎書幣送嗟寶還  
南詔但留荆南宣歙數軍戍邕州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五年夏四月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奕牒中書請  
為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為南詔驕僭無禮高駢  
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帖聒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高駢聞  
之上表與澹爭詔諭解之 五月邕州大將杜弘送段嗟寶至南詔踰

年而還甲辰辛諱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郎使於南詔 冬十  
二月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中書不答督奕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  
潛書意使安潛答之

六年春正月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諱已

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柰何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而遣之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以下拜已已驃信使慈變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驃信稱臣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為弟為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為諸父驃信為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合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六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代崔潛安南軍亂節度使曾宏出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為怯復來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上言太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大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茲虛竭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因為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為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為寇由徐雲虔復命蠻尚有冀望今安南子城為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下自餘戍卒多已自歸邕管客軍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支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令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

賜金帛以嗣曹王龜年為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慶為副使別遣內使共  
齎詣南詔

中和元年秋八月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  
遵詔旨

二年秋七月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儀

三年秋七月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以書辭以鑿與巡  
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從直前至成都 冬十月以

宗女為安化長公主妻南詔

### 李克用歸唐

唐僖宗乾符五年振武軍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  
蔚州時河南盜賊盜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帳康君立薛志勤  
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

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衆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  
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然君立與唐人存璋雲  
州人志勤奉誠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北存饑漕  
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  
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  
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  
楚及判官柳漢璋等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衆趣雲州行  
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衆且萬人屯於關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  
請克用為防禦留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關雞臺下克用令軍士  
毋而食之以騎踐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救命朝廷不  
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  
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六十一  
五十二  
卿支詳為大同軍宣諭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  
謂憚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 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  
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  
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 李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大同  
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進擊寧武及岢嵐軍  
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滸發民塹晉陽己未以  
都押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至城地妮隊不  
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滸遣馬步都虞候鄧虔往慰諭之上團呂虔林昇  
其尸入府滸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押牙田公鐸  
給亂軍錢布衆遂劫之以為都將赴代州滸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  
廷以滸為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為河東節度使 沙陀焚唐  
林岵縣入忻州境 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

與吐谷渾酋長 赫連鏗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討  
李國昌父子於蔚州十一月甲午豈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  
使崔季康為河東節度使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十二月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  
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殺之殆盡餘衆自鷓鳴谷走  
歸上黨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入鴈門關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  
陽辛亥陷大谷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  
夏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為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 六月庚子李琢奏沙陀  
之子也 以李琢為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 六月庚子李琢奏沙陀  
二千來降琢將兵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  
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可舉於雄武軍

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瑒開門迎官軍友金克用之族父也

秋七月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

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蔡兒嶺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

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瑒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

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觀詔以鐸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

渾白義成為蔚州刺史薩葛米海萬為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達觀

本鞞羯之別部也居于陰山後數月赤連鐸陰賂達觀使取李國昌父子

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不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

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

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

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觀知無留意乃止中和元年代北監軍陳

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置積李

金說陳景思召李克用事見黃巢之亂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

巢令具頭遞招討使鄭從謹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謹攜勞給其

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謹相見從謹登城謝之祭

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謹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

民城中大駭從謹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

沙陀西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已亥引兵北還隔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

謹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并以備之秋七月論安自百并擅還鄭從

謹不解鞞衫斬之滅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并契苾璋引兵還

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奉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

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  
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  
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

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召克用使平黃巢王鐸以墨敕  
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

河中討黃巢 餘事並見黃巢之亂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六





